

金融的力量、成功的榜样

权力、爱情、人情，一张复杂的关系网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重重危机、商机、转机……

俞天白 著

BANK  
PRESIDENTS

# 銀行行長

金融的力量、成功的榜样

权力、爱情、人情，一张复杂的关系网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重重危机、商机、转机……

BANK

俞天白 著

PRESIDENTS

# 銀行行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行长/俞天白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7403-7

I. ①银…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160 号

责任编辑 肖潇雨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07403-7

定 价 32.00 元

## 主要人物表

- 刘道康,男,83岁,上海金都银行董事长
- 章思源,男,57岁,上海金都银行行长
- 杨尚方,男,52岁,上海金都银行常务副行长
- 柳涵贞,女,50岁,杨尚方妻子。“宜人·艳阳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 胡德麟,男,51岁,上海金都银行办公室主任
- 李元焘,男,50岁,上海金都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外号“孔夫子”
- 马千里,男,53岁,上海金都银行董事会秘书,外号“警官”
- 贲承灏,男,50岁,上海金都银行信贷部总经理,外号“朱元璋”
- 鹿乐芸,女,50岁,上海金都银行监事、办公室副主任、人事部总  
经理,外号“开心果”
- 贝茹丫,女,40岁,上海金都银行淞桥支行行长
- 欧逢春,男,50岁,美康集团董事长、金都银行董事、“当代大买办”、  
“资本大玩家”
- 瞿家寅,男,50岁,欧逢春孪生兄弟,新加坡阿波罗 IT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褚京生,男,38岁,淞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 黄 津,男,35岁,淞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
- 袁 玄,女,50岁,《开发报》记者,杨尚方情人

应荣贵,男,50岁,天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同富,男,53岁,上海永隆银行行长

“老鲨鱼”,男,45岁,黑社会老大

司徒湄,女,45岁,上海金都银行副行长兼私人银行部总经理

楚未甘,男,48岁,司徒湄前夫,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司徒湄母亲,72岁,中学退休教师

侯泽域,男,38岁,金融博士,金都银行监事、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兼  
研究室主任

桂志杰,男,35岁,金融博士,海归派,金都银行私人银行部研究室研  
究员

辜菊娣,女,40岁,桂志杰房东

赵安东,男,40岁,金都银行私人银行部信用卡发行部经理

缪传礼,男,45岁,职业养卡人,高利贷发放者

甄求真,男,98岁,原中顾委委员,人称“老少年”

方蓉芝,女,45岁,甄求真秘书

甄省三,男,50岁,甄求真三公子,环球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柴宗勋,男,71岁,汇通银行副行长,已退休

柴露莹,女,29岁,柴宗勋次女,汇通银行产品研发中心经济师,桂志  
杰女友

桂东宝,男,37岁,淞桥经济开发区星星实业公司总经理,柴宗勋表  
侄

## 目 录

第一卷 .....	1
第二卷 .....	41
第三卷 .....	77
第四卷 .....	115
第五卷 .....	169
第六卷 .....	220
第七卷 .....	258
第八卷 .....	294
第九卷 .....	332

# 第一卷

## 1

洁白厚实的窗帘低垂，深棕色的柚木门扇紧闭，被严严锁住的这一屋子落地灯光淡淡的晕黄，晕黄了四壁的书卷和名家书画，也晕黄了写字台上的电脑和文件。

杨尚方躺在红木摇躺椅上，轻轻地摇着。看似悠闲散淡，乱七八糟扔在脚边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照相框，却在描述他的身心也被晕黄了，晕黄得即将被一场狂飚吞噬了一般，对自身命运充满了难以把握的不安与无奈。

镶嵌在照相框内的，都是和章思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合影，像父子，像师生，像战友，也像同僚。从黑白拍到彩色，从皱巴巴的中山装，到笔挺的西装；从背衬巨幅政治标语的乡村，到广告争艳的长街；从海滩、山峦，到摩天大楼替代地平线的异国都市；从他俩一对儿，到以他俩为中心或者以某要人、贵宾、上司为中心的多人合影。多年来，都是挂在客厅、走廊或者这间书房里以炫耀自己身份的，此刻都被放逐了似的，在灯影里一明一灭，仿佛都在这片晕黄里，诉说各自的沧桑。

章思源出事的消息，早就在银行内传开，但一旦被证实，杨尚方

的内心仍然被彻底晕黄了。章思源为他展示的灿烂前景，比如金都银行未来的行长之类，都黄了。当然，他俩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无法由自身取舍的，如果一定要把章思源当成砖头往他头上敲打，要他为章思源殉葬，那么，金都银行必将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就这样坐以待毙？你经历了多少大场面，你应对过多少困境啊，杨尚方！那些才能，魄力，智慧，锐气，都到哪儿去了？

是的。你是杨尚方，不是别人。人事安排、资产配置、投资决策等大事，将会受到多大的牵连，你摸排了吗？将采取怎样行动，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你想过了吗？冷静，是最坚固的防弹衣。所有突围之道，都来自于冷静！

不错，需要冷静！

他却无法跳出这片晕黄找回冷静。摇着，思索着，思索到某处，摇躺椅便会停下来，或者慢慢停下，或者突然停下，然后伸手拉拉袖管，像编好程序的机械。这一机械动作，是他的恩师章思源用耳濡目染的方式“传”给他的。相处太久了，接触太频繁了，同学们对这位老师也太崇敬了，以致成为了黄埔系的标志性动作，传递的是思绪、情感、斗志和决心之类的内心活动。此刻，这一机械动作的频率却在逐渐减低，减到手指一触及袖管，便警觉地收回来；一次又一次，递减到手一抬就收住了，提醒他，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像胎记一般留在举止中，为自己的“出身”做广告呢？

无奈，这片晕黄像熔炉散发的烈焰，不是想冷就冷得下来的。拉拉袖管，透露一点内心的风起云涌，透露一点与章思源的亲密无间，无非是细枝末节。在接受株连拷问的日子，面对欧逢春那样拥有“当代大买办”、“资本大玩家”、“当代上海冒险家”等一大串外号的庞然大物，需要施展浑身将才的你，还在左顾右盼，拿些琐碎小节自锁门户、自绑手脚，简直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

欧逢春，在金都银行高管内部，始终是最被顾忌的一个姓名。章



思源说过,这名大股东像始终守在旁边的一只鬣狗,只要嗅到一丝一缕血腥味,张开血盆大口连皮带骨吞噬金都银行的必定是他!这一份警觉,使他获得刘道康董事长的赞赏。此刻,在杨尚方鼻边飘荡的,就是这只鬣狗身上特有的骚臭味。如果欧逢春狗性暴露,耍点手腕趁机替代章思源的地位,金都银行必将整体改观,这一“改”,非同寻常,是变成国际资本附属物的“改”,被国人指责为民族罪人的“改”。这绝不是他个人的感觉。你瞧,书橱上那个踩在维纳斯脚下的金色座钟,都指向九点五十分了。曾几何时,座机、手机的铃声接二连三地响得让人心烦,来感情投资的,来恳请帮忙的,来汇报工作的……这一刻却都沉寂了,包括派去核实消息的人,都没有任何回音。说明情况之糟糕,远远超出了想象。之所以如此,章思源只是诱因,这个欧逢春才是推波助澜的幕后推手!

金都银行真的走到头了吗?我怎么向刘道康董事长交代?

不,要下决心采取主动!

他拉了一下左手的袖管,便抓起身边的无绳电话手机。

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号码显示,是胡德麟的。这位银行办公室主任,是黄埔系的核心成员,是两个钟点之前,他布置去各方观察事态的人物之一。

情况相当严峻。胡德麟说,罪名和传说一样。美国纽约州政府的起诉书已经送到北京,指控章行长违背了1977年的《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就是FCPA),章行长在购买银行信贷管理软件系统公司FIS产品时,接受的贿赂款高达150万美元……还有,他儿子到美国留学的费用,和华尔街的那几笔投资也有关系……正式文件这两天就下来了……

啊?还听到什么吗?

稳重沉静的胡德麟想了想说,还听说……说你的运气好。要是当时不把你拖在淞桥开发区,跟着章老师去美国,今天你跳进黄河都

洗不清了！因为除了美国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听到章老师有什么闪失……

杨尚方说，当然啦！我经手的，都经得起检查，我有这份自信！万千世界，心里哪能没有一本谱？我……你还听到了什么？

胡德麟说，还听说？还听说对于你老班长，倒是一个打开新空间的机会！

仿佛触到了哪根敏感的神经，杨尚方立刻受了污辱般的反感了，截住胡德麟的话说，拿章老师的闪失当成向上爬的机会，这是什么话？

杨尚方说不清楚何以会如此难以自制。或许，章思源和他既是世交，也是恩师，情笃谊深，源远流长。可说都是金融世家。章思源父亲不到二十岁，就进了中国银行当学徒，见证了上海沦陷时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为控制金融而制造的“中行别业”血腥事件，差一点死于76号魔窟的炸弹；解放前夕，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分，担任了襄理。杨尚方父亲，却是追随陈毅元帅，用大炮开路，走进大上海，并坐镇了银行的。当时，他放下枪杆子，是为了托管上海中行那一摊子，和金银钱钞打交道。银行收归国有，在审查留用人员时，有个冤家对头写匿名信，诬告章思源父亲思想反动，有通敌之嫌。原该逮捕镇压的，他却从几次移交资产的接触中，觉得此人正直厚道，绝不能草率地听信一面之词，亲自着手查证。很快给洗刷一净，从此留下来做党的工作。到六十年代初期，章思源父亲去世那一年被任命为副行长。但是，直到章思源做了金融培训班的班主任，在师生俩的一次闲聊中，偶然谈到家世，才知道这个学生的父亲，就是自己父亲经常叨念的“不轻信，帮我逃过了改朝换代的一劫”的“小杨同志”。感情因此加深，章思源一接受刘道康的重托前来筹备金都银行，就把杨尚方挖了过来当常务副行长，旁人莫不把他作为接班人。章思源确有这个意思，杨尚方也有过考虑。他比章思源小五岁，等章思源退休

么,在年轻化知识化的今天,自然轮不到他,最好是章思源升迁,和平接替,最坏的是章思源栽倒。栽倒的大树底下,是不是存在体肤完好的小苗?或许正是这种顾虑,在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终于降临的这一刻,他对欧逢春的动静特别警惕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觉得胡德麟今天脑子里注了水,不悦道:

什么新空间老空间的!眼下需要的是全力维护金都的形象,维护稳定,防止一些人趁火打劫,并积极协助主管部门,搞清金都银行到底受到多大牵连。至于金都的未来,绝不能离开上海金融的大局,这不是眼下考虑的事!你可不能信口开河……

胡德麟这才发觉自己说话有失检点,急忙说,那当然。我也是对他们这样说的。要说趁火打劫,有一个人,你也要提防一下。这个人要是给你使绊子,把你硬往章行长的裤裆里塞,然后趁机夺权的话,能量不一定比欧逢春小……

杨尚方急问,谁?

胡德麟说,还不是那位少壮派的女将嘛!有人告诉我,今晚,她忽然忙起来了,她那辆奥迪出现在南湖别墅了……

杨尚方顿感慌张。这女人会吗?近期以来,她可被一张信用卡压得自顾不暇啊!……不过,在上海滩,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事,是不分朝代,不看气候的。欧逢春仅仅是一类人物的代名词,一种社会力量的符号。这位少壮派女将,虽然品行端正,为人本分,不是那种张牙舞爪权力欲很强的人,但人是复杂的,泡在这种金“滩”银“滩”里,随时都会把张三李四“泡”成张逢春李逢春的,尤其是在这种权和利遭遇的时候!他似信非信地说道:……你说的是她?……还有吗?

胡德麟说,没了。有了,我再跟你联系。

电话挂断。他不由得又拉了拉袖管,将脚旁的照片踹到一边,离开摇躺椅,踱开了步子:除了她,“没了”?真“没了”?她呢,真会吗?

……欧逢春真没有动静？不可能。真人不露相。这是非常时刻，你可不能太天真了。要让自己从章思源的阴影里跳出来，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行使常务副行长的职权，积极应对眼下的局面。

怎样才是“积极应对”？

他用手搓着油光光的下巴，继续踱着方步。

不到五圈，思路清晰起来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擒贼先擒王，少壮派的事，先叫“朱元璋”去对付，眼下最方便的，就是在她那张信用卡上做文章，具体如何操作，“朱元璋”有的是办法。眼下我急需做的，是按程序和董秘以及董事们通气。“董事会绝非摆设，碰到大事，首先要想到他们”。这是刘道康董事长的处事原则，今晚却具有特殊价值，既可以借此主动掌握欧逢春的动态，又能表达我对董事的尊重，展现我的胸怀坦荡，有利于金都银行的稳定，以便和他们一起回顾、总结、肯定本行的成绩。拿这基本面铺底，然后突出淞桥开发区的成就，说明我这些年来辛辛苦苦地在铜钱银子上翻筋斗，并非是牵在章思源手上的一只活猴。这一招奏了效，全盘皆活。

非常时刻，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不是保我杨尚方的利益，而是为金都银行的生存！

## 2

金都银行少壮派女将司徒湄，近日的确有点儿烦。

近来，像外滩银行大楼墙根粗凿花岗岩一般压在她心上的，确是一张小小的信用卡。这张塑料制作的又小又薄的卡片，竟会成为影响以她为核心的金都银行少壮派能力、信心和声誉的物件，这是始料不及的。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之类，在所有银行中，都是最好的一块资产，相对于企业贷款，所占的比例不大，风险最小，原以为不会

成为大问题的，可偏成了问题，如果掉以轻心，在金都银行，金融创新这块牌子就很难打亮了，她主管的这个私人银行部，就少了许多可以称道之处了，今后周旋的天地，也会受到更多的掣肘，从而过上庸庸碌碌的日子。必须让同仁明确，初创阶段的这种问题是完全正常的，以此努力化被动为主动。也就是说，不仅堵了漏，还要彰显这一份金融新产品是值得推广的，金融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是上海银行家特有的风貌。

她刚刚和信用卡发行部经理赵安东分析了情况，阐明了这些意义，并将这一副担子压到他肩膀上，要他从速解决，就接到了甄老秘书方蓉芝大姐的电话。她说，甄主任说，如果方便，请你今晚来帮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她和甄老之间的特殊用语。

甄老，甄求真，是一位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高位退下来的、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的老人。在他眼里，她始终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他对于她，却纯粹是一个“老小孩”，豁达、好奇、儒雅，加上急性子，想到什么就要获得满足。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总把她当做走进当代社会的一条可靠、及时的通道，代替了他那几个为名、为利满世界奔忙的儿女。这次因为通知晚了，直到他平时就寝的时刻，她才赶到南湖别墅。在北欧式陡峭坡顶的小楼前泊下奥迪 A8 L6.0，秘书方蓉芝已经在门口等她了。她被领进那间宽大的书房，方秘书便将朦胧的落地灯换成了明亮的吸顶灯。

甄老坐在轮椅上，面对 29 英寸的电视屏幕，似睡非睡，被电灯开关声惊醒，张开混浊的老眼，招呼道，啊，你来了！不等她开口，就急不可待地问：你们那位章行长怎么啦？啊？……党给了他这么多荣誉，还不够吗？……一个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都说要成为年度中国“经济人物”的人，被起诉的传票居然是从美国司法部送进来的，坍台坍到这种程度！啊？……

原来，传闻已经成为了事实。

这么快，这么严重，她真的不太相信。可是消息出自甄老之口，绝不是道听途说！

甄求真要了解的是，章思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怎么会插这么大的篓子？

她为难了。

怎么说呢？章思源是这家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初创时刘道康亲自点的将，把他从一家巨型国有银行上海市分行一长排副行长的行列中挖了过来，聘请他为首任行长，主持银行全面工作，主要分管办公室、人力资源部、预算财务部、资产负债部，并为他配备了三名副行长：杨尚方、程群和司徒涓。作为常务副行长，杨尚方主持纪委工作，分管监察室、审计部、保卫部、工会办、行政部；程群分管授信管理部、风险监控部、资产保全部、会计结算部、法律合规部；司徒涓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金融业务部、国际业务部、电子银行部、信息科技部，包括房地产贷款、投资理财等。年初，程群随夫人调到北京一家金融监管部门担任行政主管，章思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一摊子，就由办公室主任胡德麟暂时照顾着。金都银行董事长刘道康，年事已高，初创维艰，银行的机制刚刚走上轨道，便因操劳过度，于去年中了风，无法亲自主持工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指定的代理人物，就是这名被称为上海金融界“将门之后”的章思源。这些甄老都清楚得很。他此刻要了解的，是对这位突然出了事的行长的评价。

司徒涓踌躇什么呢？或许是性格，或许她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如何概括这个人物。虽然是正、副职的关系，虽然从金都银行筹建的时候就共事了，可是一提到他，她始终像面对师长，面对领导，那份敬畏，甚至超过了甄求真。除了对他准确的判断力、掌控全局的目光、果敢的胆略、擅长打磨团队精神的能力表示由衷的钦佩以外，她真的说不出什么别的来。当然，人都是不完美的，比如，果敢的决断，难免

给人独断专行的指摘；比如，在用人方面，一旦看重自己团队里那份所谓“团队精神”的凝聚力，不免被人背地里诟为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对此，她理解他。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在银行筹建阶段，筚路蓝缕，除了自己的学生，还有谁更值得相托呢？纵然瑕不掩瑜，但此时此刻，这些不完美，怎么也压不住金都银行声誉将受到巨大损害并由此引发权力再分配的焦虑，丧钟仿佛为她，为整个金都银行鸣响！或许正是这种素质，她和非亲非故的甄求真，才成了忘年交。也正是这种素质，使她不愿对章思源做出贸然评价，仿佛词竭句穷，只是喃喃地重复道，怎么说呢？

甄求真见她为难，也不勉强，只说出他的担心。他的担心，也正是她的担心：我早就对你说了，你们都是在铜钱堆里打滚的人，一个不谨慎，铜钱窟窿就会套上脖子，变成枷锁的呀！没想到，在章思源身上应验了！可惜的是，章思源毁了，刚刚有个好开局的金都银行的元气也伤了，弄不好，会像一棵好苗，夭折了的！……

何以会“夭折”，这位老人是有所指的。通过多年与她的频繁接触，他对中国、对上海经济改革的现状，对金融业的情况，对金都银行步步成长的经历了如指掌！

我支持过刘道康的，可……唉！……

她知道甄求真是如何支持刘道康的，完全感受得到这声感叹的沉重。中国计划经济的壁垒太难以突破了，虽然改革开放多年，但金融领域依然壁垒重重。虽说是股份制，可中国除了少数几家银行，一般城市股份制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往往由政府委派，却把出资人组成的董事会撂在一边。被委派的人，都是些不太懂金融的行政干部，甚至是离退休干部，硬把董事会的选举架空，或者只是走过场。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有了以小平南巡为标志的突破。刘道康凭着国内外实业界一面旗帜的声望，乘着东风，以他有生之年闯荡海内外所获得的资本、财力，悉数转回境内，联络一批民

营企业中的佼佼者,选择上海筹建这家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使上海真正闪烁出改革开放之光。上海市政府理解他的苦心和追求,把它作为金融领域的标志给予热情支持。刘道康受香港影响较深,董事会是参考海洋法系国家的模式组织的,即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然后在董事会中产生董事长。刘道康以崇高的声望被董事会推选为第一任董事长。他将高管纳入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体系,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公司命运捆绑在一起,而被形象地称为“金手铐”的做法,能够极大提升资产管理上安全系数,将经营的积极性发挥到极致。或许这一步跨得太远了,在持股数量等方面,受到了不少束缚而未能尽如人意,但甄老已经觉得相当难得,说了许多表示热情赞赏的话:这样的银行诞生在我们上海,体现了上海的开放性,增加了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吸引世界资本应有的魅力,好,好,我支持!……当然,除了甄老这些领导,业内的基本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

可眼下……

夜深了。她告辞。

她来到奥迪旁边,抓着车钥匙,却没有打开车门,总觉得不该马上离开这儿……

伫立好久,她还是跨进了车门。这是西区最高雅幽静的住宅区,参天的法国梧桐,掩映着一幢幢独立式洋房,英国都铎式、西班牙式、维也纳式、地中海式……当年,夜阑人静的这一刻,总会与肖邦、贝多芬、斯特劳斯在某道篱垣旁边邂逅。相对而言,东湖别墅却是最不起眼的,从外部看,只见茂密林木中,露出陡峭的一个坡顶,铺着一排排粘满了岁月沧桑的红瓦,依稀北欧的乡村。此刻,天色阴沉,不大的湖面只映着几点孤寂的路灯灯光,随着涟漪微微颤动。四周穷乡僻壤才有的寂静,给了她一种遗弃于荒野的惶恐。

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泥道,她把奥迪开出南湖别墅。车速沉重,她只觉得车内有种窒息般的沉闷,忍不住在静僻处停了下来。跨出车



门,企望借助这一片寂静,这一股夜风,清理清理思路:不能让金都银行就这样毁了!……

不知踟躅了多少时候,低矮的铁栅内,高大浓密的绿荫掩映中,一排通体赭红的英国都铎式连体别墅翼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底楼宽大的盘花铁栅钢窗,窗帘内透出的灯光,传导出惯常拥有的那片温馨、平和与安详。

杨尚方的家!

她的心一颤,应该说,自今日起,金都银行内最难以自持的,恐怕就是这位常务副行长了。在金都银行职工眼里,他和章思源是师生关系,更是不分彼此、堪称尔汝之交的铁哥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章思源的命运就是杨尚方的命运。

杨尚方听到这声丧钟了吗?

她向前跨了几步,准备叩开这扇铁栅门,以便尽快拿出应急措施。

倏地,少壮派这个称呼,野马似的闯进了她的心门。

在背后,杨尚方他们一向是这样称呼她和私人银行部那些年轻人。仿佛为了给黄埔系做个陪衬,找个对手摆擂台。这种容易被人理解为两个派系之间的接触,此时此刻,不是摸底也要算摸底,不是示威也要看成示威。只要此刻上门去,都无异向他们宣告,他们早等着这一天了,面对危机,选择对抗,还是联合?

天真!

从她心底冒出这一声熟稔的男中音,沉稳,关切,有的时候,带着家庭温馨的提醒;有的时候,却难免倾注了几分嘲弄和警告,仿佛成了她生活中一种习惯性反应。

她收住脚步,发现什么危险似的,匆匆转身找到了奥迪。

除了一些公务活动,她很少麻烦专职司机。她忙里偷闲,花钱花时间去买车考驾照,就因为不习惯为私事使唤下属,自然也是为自己